

程



程史卷第六 六則

相臺岳珂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為官榷坊酤以捕私八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

江淮乎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為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閱牆不得志獨荷一織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其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為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

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歐擊瀕死乃直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傳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眾別聚忠義為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先祖頰矯前所為奏散這其眾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為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嘗用適窘謝以鐵鎚五十緡二人不

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
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使之弗端宣書紙尾曰迺事
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
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
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
以未之好施也恪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
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
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
連軍中為應我因此歸故使避者聞之意欲以藉手
一兵復收先祖廉也志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

出其書為證光祖繳上之 朝有 詔捕革郡命宿
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嚮卒又咸辭不敢前妄
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
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
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
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
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
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
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己至申不
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

往來袒裼呼嘯頗懼曹孫辭旬去革畢飲字謂擇曰
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
未敢出有楮券四百旬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
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
憲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
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
爾乃匿 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與王立
先中二刀仆僞死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
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
尉所爲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

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
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
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
餘六日辛亥遲明薦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
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
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騶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
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鵝
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
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
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

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
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鞞忽
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
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
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
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
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
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
乘惺惺騮如無為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為尉迫脅狀
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為君累也
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
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
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偏
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
近視舟有煙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煙乃燭麻屑為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
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汊采
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革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
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
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為同安監官
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
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
上書言臣非反者踴蹙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
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
捕者為誰請得以辨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殺
平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

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
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駟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
攘之以瘠死革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有一居倉步
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字而居
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
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
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鋸又曰往在祁門下
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

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建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更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宥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

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親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
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
常不足哂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
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
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
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
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
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

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 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
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
出輒傾市從觀之日殆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
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
是背微偃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 詔廩
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
鐘 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

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
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
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
羅漢遂哀施實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
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
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
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
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

名仙倫

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儼詩句叔儼名儼才豪
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
周伯持淞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園
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
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
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
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儼居月餘儼來謁
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
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
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輕四海幾人思

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
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
曰已買湖山下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
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
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
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泐明年叔擬過會稽留連累
月餉之緡錢甚夥叔擬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
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
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唵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
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
流人物云叔擬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置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繇徒
垂老得死藉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
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
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
做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
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
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
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
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
如履坦途蛟蜃龜鮓魚鼈蛙蛤逸首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屬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
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
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
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

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
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亦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
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
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
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

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
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
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
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蜃龜鮑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
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
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
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即

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
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况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
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
有六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
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
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
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
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

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
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
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主邁謹記英伯它文
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
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具

相臺岳珂

吳畏齋 獵謝執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
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
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
撰帥荆復出聞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
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
是時招偽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
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及之曰騎

虹過賀曾親聲歎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啻
百庚申虜汴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 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選懦則有餘
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
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
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
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固薪自厲誰為勾踐之
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
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
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
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
議論噂喅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
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 國旣旌無路而陳
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文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
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

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草未
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
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
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
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
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
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即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
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
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
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誠由泗宿以下靈璧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
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
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劔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

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
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略
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
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
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
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
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 靖康之變 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之盟惟

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
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
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
賞厚皆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
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闕
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
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

虛軍中之弊猶日賤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
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負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
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消
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城官鳴劔之議試
徐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
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
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
千騎之來是然望履登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

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
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
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
聽策勳別當脩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
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
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
風烈承宗詞筆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
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
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
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

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
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
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
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
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
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函稱之于廟堂余
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
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
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
刪其吠堯者而剡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
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
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
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
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
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
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之主民耳混同
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

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眷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俟擇其賢
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
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
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
疑於迷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
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
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為己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
位號宜乎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
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
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
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
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
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
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屢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微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重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貞虔誠昇爾封

疆並從楚舊更滇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談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練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實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
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鏤為雙疊勝伶指而問
曰此何鏤曰二勝鏤遽以扑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
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鏤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
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為燁令
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二年遂
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
史朱紘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

在 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
周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酌祭文有褒頌功德
語因請正其罰有 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
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
憲文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亦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
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
篇之言曰維 元祐丁卯十月定襲守臣得禾異畝同
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而
冲幼中外震懼罔知 社稷攸託惟 太母海聖德于

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
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
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高貢
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
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
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
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
新故相刑愛惡相攻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
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
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

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
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
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
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
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
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
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
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嗚嗚背憎嗚呼卿士庶
尹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未之本
然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未之穎
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
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
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
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母
垂簾保祐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
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詘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
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

速用成心勦形察詭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
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
巷煩冤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
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篲志
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
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
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
論具是暨 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
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
以 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 聖

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寘 大觀爰立
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嗣
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
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
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為
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謀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
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

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
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
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諢爭
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
于門闔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
勃然發怒叱闔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
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
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闔拱謝曰小
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

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
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閤愀然蹙頰曰我
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件荀出入
秦門預藜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
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叻流也

程史卷第七

程史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相臺岳河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
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
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
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
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 乾
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

等寇亦嘗入郭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
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
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
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
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筮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薊風亭余蒞事庾中歸過
之小酌握手扉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鉤有聲甚厲

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
歎異未幾而兵燹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已

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
一僮忽仰而驚噤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
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
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
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
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 奏報六它躔度
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為苞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

虜方掣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

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金書其上曰輒

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甯幕限

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繇葛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暴脯次羊肉雖

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

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

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為作止之節廊下設纈

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之一耳頰

不便於飲上鑄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

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

廡入廊饌

繼至

適盧棘簿

子文

在旁因言此

藝祖

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草昧一日

長春節欲盡宴

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醖止

以菓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

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

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

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之
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
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首調丁繕治其
故嘗夷鏹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
僭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亨論事

若初政表乎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 北內有

私酷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

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

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

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遂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

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亨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 陛下亦

知 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 北內給事

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
而悟 天顏少斲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
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 兩
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
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
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願 陛下試以
意白去乎儻可以 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 上許
諾既歸自 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 太上怒袁
孚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 太上賜酒一
壺親書 德壽慈酒四字於上使 朕跼蹐無所文
惠曰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
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
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
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諧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
言曰 天體正誼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
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論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 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
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
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而致
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
其情可恕乎當 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
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
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謹以排報善類
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
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
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
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
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
安大資丙與之醺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
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
之 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

一特墜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齧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特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特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特以角拒虎爪啣無完革矣牧子視特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特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特少憩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特特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間者持梃謹嘑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特牧竟全余時倚墜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真是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俵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蒸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蓋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堯社斡離不既

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奉之
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
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
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
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
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

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
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
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
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
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賚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虜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官靈

寶至真玉晨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
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
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
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 帝王之
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
理者每易一榱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
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偽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
詞語出輒崛疆勗勗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
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
大臣以亮有素輿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
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
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
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華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
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批小當
作玉

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
赭黃味其詞旨已多主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
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矍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
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
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
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

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劔鋒不快一揮截斷
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能心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
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細
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旌
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
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鞀鼓笑談
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
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
卧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
迎路余又嘗問 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

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
它蓋可知也犬狺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
正隆事迹以為翰林脩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
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
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
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第八



